

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

◎谢有顺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

◎ 谢有顺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 / 谢有顺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96-0

I. 被… II. 谢…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7.4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178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86012826 (Fax)

(0431)86012675/86012812

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 谢有顺 著

出版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孙炳银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1

书 号: ISBN 978-7-80762-396-0

定 价: 31.5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

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范式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

域缩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主要的真实

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	3
越过经验，走向存在	15
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	
——阎连科与《日光流年》	24
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	39
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	
——范小青与《女同志》	62

第二辑 现实的镜像

中国之心的个人注释	
——王蒙与《尴尬风流》	73
物质生活及其幻觉	
——朱文颖与《高跟鞋》	80
《欲望的旗帜》的精神分析	90
《桃李》：消费社会的暖色幽默	106
接通更广大的精神视野	
——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笔记	125

第三辑 历史的证词

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

——格非与《人面桃花》 145

《风声》：让一种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 167

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175

从檀香刑的梦中醒来 194

受难与救赎

——徐小斌与《羽蛇》 207

第四辑 叙事的伦理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

——余华与他的长篇小说 219

《在细雨中呼喊》：绝望的判词 245

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

——兼谈东西的《后悔录》 255

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 275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关于小说写作的一次讲演 281

答问录（代后记） 318

被忽视的精神

第一辑

主要的真实

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小说的写作日趋多元，每个作家都必须面对一个由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多重力量交织的写作现场，写作已经无法再获得任何的精神总体性。正如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着迷于把语言变成一种叙事权力一样，近年来，如何把个人写作彻底合法化，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这个写作不断走向个人化的过程中，个人经验的广阔并没有被全面敞开，相反，一种压抑个人的力量也同时崛起——新的写作公共性，往往以个人写作的名义，为作家笔下那千人一面的故事进行道德辩解。

经验和故事，身体和欲望，可以看作是这十几年来中国小说的两对关键词。催生它们蓬勃发展的潜在力量，正是消费社会的兴起。但是，这样的写作开始面临根本的困境：20世纪的小说革命，是把作家的眼光从外在的世界转向人类的内心，通过“对自我的内心生活进行细致探究”^①来寻找新的方向，假如今日的小说不再探究人类心灵的内在图景，也不再对人类的精神提出新的想象，那么，小说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换句话说，越过经验和欲望的丛林，小说还有可能对存在发言30、40年代与灵魂对话吗？

基于这样的追问，我以为，在经验和身体话语之外，新世纪的小说正在经历隐秘的变化，而变化的方向，是灵魂叙事将再一次成为小说的强势主角。

一、经验的贫乏

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这一直是小说的重量之所

^① [捷]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32页，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在。导致近年来小说日益轻化、趣味化、商业化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经验的崛起以及小说界对个人经验的过度崇拜——个人写作，一度成了经验写作的代名词。展示经验的新奇，书写经验的秘密，把经验当作生活的基本肌理加以解剖，甚至把个人经验当作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已经成了当下写作的主流。

展示经验的最好载体是故事。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于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在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很多人之所以读小说，目的是为了读故事；而读故事的目的，又是为了窥探、分享那些私密的经验。就这样，一个发端于个人经验的写作链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连接上了消费社会这一粗大的血管；很长一段时间来，小说除了讲一个好看的欲望故事之外，几乎丧失了探索精神疑难和叙事艺术的热情。然而，小说固然要讲故事，但故事并不都是小说；正如生活里有经验，但生活并不全由经验所构成。

本雅明说，“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无论何时，你只要扫一眼报纸，就会发现它又创了新低，你都会发现，不仅外部世界的图景，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也是一样，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我们从来以为不可能的变化。”^① 新闻是对经验最直接的讲述，由新闻所告诉我们的经验适合分享和传递，所以，现代人的生活，几乎都由新闻所主导。当大家在新闻的暗示下，口口相传别人的经验的时候，其实个体可以言说的经验不仅没有变得丰富，反而变得贫乏了。这也就是为何那些激进的个人主义者，写出来的小说面貌往往大致相仿的原因之一。经验的类同，正在瓦解小说家的创造力，因为在现代社会，一切经验都在遭遇根本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性战争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血肉之躯的经验遇到机械化战争的挑战；道德经验遇到当权者的挑战。”^② 那些渺小的个人经验，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它才能被关注和获得意义，因

① [德]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张耀平译，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第291~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德]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张耀平译，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第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此，很多的写作，看起来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是在抹杀个人经验——很多所谓的“个人经验”，打上的总是公共价值的烙印。尽管现在的作家都在强调“个人性”，但他们分享的恰恰是一种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潮流。

如何在经验已经贫乏、贬值的年代，继续让小说获得自己独有的意义？这令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对小说家的定义，他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探究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从而揭示出存在世界不为人知的方面。“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① 这个著名论述，指出小说的精神，应该关乎“存在”与“可能性”这两个基点，也就是说，小说必须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而非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但我注意到，当下很多写作仍然是在满足于再现一种贫乏的经验，复制一种简陋的生活。当作家们普遍热衷于描绘“直接现实主义”，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个有内心质量的作家，应该如何处理经验与记忆、个人与世界、想象与虚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并不否认，个人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增强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我想说的是，经验并非写作惟一用力和扎根的地方，在复杂的当代生活面前，经验常常失效。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失去进一步探究存在的热情，从而远离精神的核心地带，最终被经验所奴役。

经验是写作的重要材料，但在这个任何经验和感受都能被符号化、公共化的消费时代，作家的创造性应该体现在如何对经验进行辨析、如何使经验获得“个人的深度”（克尔恺郭尔语）上。这种对经验的辨析，正如克尔恺郭尔辨析“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一样。他在《酒宴记》中说，

① [捷]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54～55页，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①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耿占春对此也作了分析，他说：“在新闻主宰一切的今天，人人都记得的一件事，谁也不会对它拥有回忆或真实的经验。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这也表明了人与经验的脱离，人不再是经验的主体。看来不太可能的状况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新闻报道式的话语方式中，因而偏偏认为：不能为这种话语方式所叙述的个人生活经验是没有意义或意指作用不足的。”^②确实，当下中国作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生活在并非构成自身经验的生活中”，生活正被这个时代主导的公共价值所改写，在这种主导价值的支配下，一切的个人性都可能被抹平，似乎只有这样，小说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和消费价值。

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对生活的改写，其实是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③面对这种状况，重述一个作家的对存在现状的敏感是必要的。惟有对存在的敏感和追问，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许多时候，经验写作其实是新的殖民写作：它以一种可以被消费和传播的经验，殖民了更多在暗处的、无法获得传播价值的经验。因此，经验常常是片面的，经验只有被存在所照亮，它才能为一种人之为人的处境作证。

假如小说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地解释精神的处境，那么，它也就不再处于自己的世界之中了。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

① [丹] 克尔恺郭尔：《酒宴记》，见《曾经男人的三少女》，江辛夷译，作家出版社，1994年。

② 耿占春：《回忆和话语之乡》，第181~1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 转引自王元化、李慎之、杜维明等著：《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第5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在今天，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谁还有兴趣对存在的难题穷追不舍呢？存在已被遗忘。然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的视角，精神的暗处便无法被照亮；没有对精神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无法深入人类的内心。惟有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揭开，看看在经验的下面，我们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魂的文学。

当本雅明所说的新闻报道成了更新、更重要的第三种叙事和交流方式，小说由此面临危机之时，小说还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它能够在个人经验被侵蚀和淹没的时候，为贫乏的经验找到一条返回内心、获得意义的通道，使人类新生活在构成我们自身经验的生活中。

二、身体的面具

和经验相关的另一个写作关键词是：身体。近十年来，身体是一些作家的革命主体，也是另一些作家的写作策略，关于身体话语的文学讨论，因此被赋予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有一些人，一说到身体，以为指的就是性，欲望，或者个人情感的宣泄，这其实是把身体和肉体混为一谈了。肉体指的是身体的生理性的一面，它是身体最低、最基本的方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体还有伦理、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身体的伦理性和身体的生理性是辨证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才称得上是完整的身体，否则它就仅仅是个肉体——而肉体不能构成写作的基础。

从哲学意义上说，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通过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只讲灵魂不讲身体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个人的写作，这种写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学——玄学写作看起来高深莫测，里面往往空无一物。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的观念是简陋的，但凡有力量的灵魂、有价值的精神，岂能越过身体而单独存在？不应该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体

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空间里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

身体当然有物质性（生理性）的一面，可物质很可能是我们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任何的精神、灵魂和思想，都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外壳来呈现它，没有这个外壳，写作就会变成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或者变成语言的修辞术。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的在场。“身体”正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身体从一方面说，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①——很多小说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就在于它几乎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发生关系。真正的写作必须面对身体，面对存在的物质外壳，面对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这是写作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必须承认，当下的小说写作中，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身体写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体，这看起来是在书写身体，其实不过是在迎合一种身体叙事的潮流。身体和经验一样，在写作中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次被公共化的危险。如果说，之前政治对身体的公共化是源于一种专断的思想，那么，这一次身体公共化的力量则来自作家对欲望的消费。它们的话语方式或有不同，思维方式却是一样的，骨子里都是观念写作的路子——所谓观念写作，就是为了某种思想的总体要求，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写，集体戴上文化面具（如罗兰·巴特所说，现在的写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

为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生了语言革命之后，到 20 世纪末，身体会成为另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角。语言革命指向的是“怎么写”，身体革命指向的是“写什么”——比如“下半身写作”，不就是一次“写什么”的革命么？有一段时间，在年轻作家眼中，好像“怎么写”的可能性已经穷尽了，再次的革命，只能诉诸身体，造道德的反。但是，当身体写作成为一种时髦，当肉体乌托邦被过度推崇，“身体”很快就在当代文学中泛滥成灾。真正的身体被简化成了叙事的符号，被等同于肉体、欲望和性，身

^① [美]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第 17 页，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年。

体写作也被偷换成了肉体写作。

对身体的迷信很容易走向肉体乌托邦。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写作者，普遍以为肉体就是一切，也可以决断一切，从而把身体的生理性强调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代笔下建立了起来，它说出的其实是写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贫乏——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① 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②，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

约一百年前，尼采曾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③ 可是，很多作家误读了“以身体为准绳”的意思，结果就把身体叙事等同于欲望故事。消费这样的欲望故事，不仅成了这个时代的身体伦理，也成了这个时代的话语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内容是欢乐，一种感官的、肤浅的欢乐。萨利·贝恩斯在《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④一书中说：“当身体变得欢乐时，由文雅举止的条规建构而成的身体会里外翻转——通过强调食物、消化、排泄和生殖上下翻转，通过强调低级层次（性和排泄）超越高级层次（头脑及其所暗示的一切）。而且，十分重要的是，这欢乐、奇异的身体向个人自足的现代后文艺复兴世界中的‘新身体教规’挑战，新教规的身体是封闭、隐蔽、心理化及单个的身体。而这个欢乐、奇异的身体则是一个集体的和历史的整体。”——萨利·贝恩斯显然忽视了身体在欢乐化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危险因素，那就是身体沉溺在欲望中时，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这

①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先锋就是自由》，第49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② [英]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第17页，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 [德] 尼采：《权力意志》，第152页，张念东、凌泰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④ [美] 萨利·贝恩斯：《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